圭齋遺藁

共一[illegible]

圭齋遺藁卷三目錄

疏啓

圭齋遺藁卷三

宜寧 南秉哲 子明

疏啓

辭 奎章閣待教疏

伏以臣於本月初九日伏奉 除旨以臣爲 奎章閣待教兼弘文館正字牙牌儼臨未敢逋慠祇隨詣協陽門內謝 恩受誥退而自省轉益震懍歷屢日而靡定也伏念臣品質粃疵學識椎魯未承家庭之遺業且無鄉里之推稱以若百無似之姿又犯一不幸之戒臣之窾啓顓蒙有何足更道哉臣於前年叨

忝翰選珥筆左右載櫜周旋出入邇密今遽半載豈
不知古人循墻之義也崇飾禮讓尤極僭猥僴然泯
默寔至于今今於千萬思慮之外又加之千萬不近
之職自顧臣身實莫省所以致此也況內閣之選極
清峻而至難愼秘府圖書上應奎壁 列朝文章遠
符河洛而待敎之職尤是叅外峻望專掌閣務兼帶
瀛銜又有啓沃討論之責實古所謂宰相之貯者凡
應是選居是職者雖材器可以楨幹詞翰足於黼黻
猶懼不免於彼其之譏今 殿下置臣於此若是其
無少持疑豈其淸朝爲官擇人之道也一職不守玷

汗爲大名器攸關利害非細與其自取狼狽仰誤
則哲無寧敢効傴僂以冀曲遂玆敢不避猥越冒暴
丹款伏乞　聖上俯垂鑑諒仰稟　東朝亟鐫臣新
授職名以幸私分不勝大願臣無任屛營祈懇之至

辭成均館大司成疏

伏以臣學謏見淺輪翮無取猥蒙我　殿下庇覆拔
擢之恩前後歷踐罔非華耀匪榮伊懼如集于木今
玆國子新　除有隕自天臣聞　命悸恐惶汗浹背
歷屢日而不知自措也竊伏念不惟其官垂戒書經
彼其之子招譏詩人是以適器而任上有咸熙之治

度力而進下無甘臨之憂凡有官守者孰無其事而師儒之任關係尤重歷舉前輩居是職者何嘗有如臣之空疎者乎夫三年通一經十五年五經始通卽古人讀書肄業之漸次歲月也臣年今才三十而其通籍又十年于茲矣自臣束修之時計臣釋褐之日其間直不過五六年耳其於五經尙不能盡通也明矣見識之稱當與否亦奚待臣言也哉過分之災止係臣身不修之簡恐累　則哲官或不備不可擧不稱之人罪至慢命不敢受不適之任循墻有訓守株難改玆敢暴露衷悃仰籲　宸嚴伏乞　聖慈特垂

憐察亟鐫臣新授職名以重公器以安私分焉臣無任屏營祈懇之至

辭吏曹叅議疏

伏以臣猥以無似之質偏荷不世之　恩前後僥濫涯分已踰伈俔尸素愧懼彌極居寵若驚如隕淵谷廼者三銓新　命又下於千萬夢想之外臣於是始疑終駭莫省所以措躬也夫是任也地望之顯責任之隆與長亞無甚懸絕而與聞通枳是庶品之激揚承乏代斲於小事則專達苟非裴楷清通李肅題目莫宜居之而且人於事爲或有勉强而可能者或有

假飾而可爲者亦有勉强假飾而不可得者臣於百執事之役一無所曉而銓選裁度之任尤非臣之萬一近似者班簿啓儕茫昧如未讀之書官方公格生澀於不操之縵雖欲勉强戞戞其難雖欲假飾班班莫掩以是人而冒是職其可謂量入之義哉矧茲儲望之人甚多可堪之才不乏臣以卑鄙驟居人先竊等之濫譏雖止於臣身積薪之歎累恐歸於清朝開政有 命天牌儼臨趨走爲恭義雖急於俟屨傴僂垂戒情敢暴於循墻伏乞 聖慈諒臣言之出自苦懇念名器之不可輕授亟許鐫褫公私幸甚臣無任

屛營祈懇之至

辭全羅監司疏

伏以臣淸朝之一幸人耳顧以寡謏弛於負擔所獲多矣不料不世之　恩誤及菲薄之質亨衢榮塗騁策殆遍而况三四年來昵近日月之光偏荷雨露之澤毛髮頂踵盡沐寵渥揆駑姿之無似念鴻恩之莫酬每當中夜而不寐惕若淵谷之在前迺者南藩新命又下於此際臣誠百爾思惟萬分僥濫莫省所以爲計也夫方面重任也擧一路生靈之休戚係焉臣於是任顧其人哉至若本道民風吏習與夫一切利

病臣不能詳知亦不敢臚陳而只誦臣已所經歷者以明臣不克堪當焉臣嘗待罪海邑地不甚大弊不甚痼稍有分曉庶奏其效奈臣素乏才猷作爲則手不從心設施則事未入量二載因循無績可記則臣之不嫺於吏事亦可知也已矧玆方伯非守宰之比全省與一郡不同剸理之難易旣別責任之輕重又殊臣縱欲狃於濫竊抗顔冒據其於之才之器畫有界分何哉不然臣受國厚恩與天無涯雖赴蹈湯火義當如歸況仕宦而至刺史至榮也今當効力之地且無必辭之義其敢不策勵魯鈍盡力直前不思

所以萬一報答之計而徒欲效貌飾禮讓爲哉參倚歷日承膺無路畧暴衷情仰瀆 崇聽伏乞 聖慈諒臣言之苦懇念民事之深憂亟收臣新授職名以幸國計以安私分焉

再辭全羅監司疏

伏以慟深者聲急情切者語簡而至若章奏頭辭有違格例只陳臣至痛之私至迫之懇敢附有懷必達之義焉竊伏念臣於我 大行大王受不世之殊恩即通朝之所共知也其庇覆拂拭之曲造洪私臣念之塞胸言之失聲自不忍殫記盖欲報之德昊天罔

極也臣於是軀命不敢自有才力不敢自度傴僂之戒負乘之災亦不敢自恤惟以內外險夷趨走是恭磨放其頂踵赴蹈於湯火爲萬一塵刹不報之報此臣所以受　命是任而不之辭也今茲按節南來日月無幾而天地崩坼之慟遽遭於遠服之外環東土無祿之凶有若偏罹於臣身客館受纏穹壤茫茫淚罄血繼哀何以盡臣實不忠無狀不即地溘然而一日二日視務依舊豈惟簿牒文字之間亦有觸目而摧腸申申往欽之　面命玉音在耳忍痛茹傷此何人斯臣既不能死矣在今耿結一念則惟曰反命於

啓　欑之前展誠於攀　輴之日而已臣若瀆擾是
懼荏苒時日而禮月奄過　玄隧永秘寸草血忱無
地可伸則非獨爲臣終身不逮之至恨其於臣分人
理豈能無闕乎哉且臣之譾劣寔不合於方岳重任
爾來五六朔于茲其僨誤之必多臣豈不自知也然
此在臣今日丐遞之義猶不若彼之切且大而疾痛
之號又無暇於蔓詞也茲敢披心齎誠馳驛控籲倘
蒙　聖慈俯垂矜諒卽遞臣所帶藩任俾臣獲伸至
情於眡獻之地則雖死之日猶生之年臣無任欽泣
哀懇之至

辭直提學兼自引疏

伏以人之行己所難者進退得當臣之事君所貴者誠悃無僞跬步有差是爲失身一言不實自歸罔上可不愼哉可不懼哉竊惟臣有所懼之辜蓄自劾之志常欲一陳而未遂今因寵召之　命署擧顚末冒死仰暴惟　聖上少垂察焉臣待罪湖臬兩載尸素彈壓無術懷綏昧方全省困瘁縱緣才識之不逮四起誚謗能無愧忸之恒切及臣須代之際持斧之行露蹤本府誘致臣之幕裨直有刑推之擧臣雖未知其罪犯之若何而實不勝瞿然慚愧臣以匪才濫叨

重藩歲且再周則其所僨敗必非一端爲按法者彈之可也劾之可也臚列駁擊不患無其道也而今也不然有若故尋事端姑示以侮蔑而凌辱者然此何舉也況其聲罪之時凡語屬臣身上者乃反極致忠款謬加推詡猶恐一毫之掇逼此又何哉其意所在臣實未曉而惟彼納 啓之前是臣待勘之日也臣於是不敢晏然反面會於遞歸之路亦叨新 除之銜而替納符契違傲牙牌至被外補之 恩命者以是故耳畢竟繡衣復 命書啓論列不啻狼藉而全篇大意諉罪於幕裨臣不欲條條辨析重傷事面而

就其中論其重犯則錢穀取剩幾件事是也統而言之則緣臣疾病欺蔽濁亂是也臣之在南果嬰沉痼之疾尚今彌留其有欺蔽濁亂亦或無怪而適此幾件條目其簿記署押皆經臣手何不直謂臣故縱幕裨濁亂淆雜而乃謂之受人欺蔽隱然歸之於沒分曉不足責之地乎臣於是益不勝悶悶然羞愧而欲死也按藩臬者不能無幕裨爲幕裨者不能無廩況凡厥所賴皆有其據寔出規例所在則未可謂之濁亂矣既非自下舞弄則未可謂之欺蔽矣臣雖不類何敢爲幕裨分疏計呶呶爭辨哉職以言者之言誠

有出於事理之外者臣雖無似顧其職則方面之任也以一路之利害休戚論治績之便否得失惟功惟罪惟臣在耳所謂幕裨者何人也名登繡 啓於渠則濫矣臣既受其欺蔽則是臣溺職之罪也臣既任其濁亂則是臣不知人之失也顧乃凋畧於臣身而明目張膽縛一幕裨使大小易位輕重倒置者是誠何心也繡 啓甚重國典難屈而按例刑配止及於臣之幕裨而臣身則竟無微警薄罰之勘雖 聖度天大過加包容朝廷忠厚深相愛惜房綰之敗托於御子李離之誤歸之下吏曲爲臣自容之地臣何敢

歸謗褊裨晏若無辜不思所以自實而自討者乎向於夏間獲蒙承宣特　除又復逡巡而至今踽躄必以威罰爲期而不能已者是也今於鄉廬蟄伏誦愆匪意奎華　恩除有隕自天公車召　命繼臨窮巷臣於是首罪而逸罰全昧無恥之義俟勘而獲榮自犯要恩之科情窮勢蹙鑽地莫逃冒膺二字更何敢擬議於夢想哉且臣又有至迫之情至切之痛思之摧腸言之呑聲臣本拙短庸愚一眇末書生耳特蒙我　先大王天地莫大之殊恩肉骨長於洪庇毛髮成於曲造任使之末無不與焉及至末年適叨方岳

按節無何千里奉　諱人之秉彝慟寃如何踐徒服
臨情急一日臣於其時鄭陳辭懇而不獲遂及其遞
來之日復緣臣所值萬不可以冒沒進身者自屏荒
郊式至于今今焉三霜奄過方喪已畢珠邱草宿梧
雲永邈鼎湖遺髯已莫追於帝鄉中郎返節尚未謁
於茂陵抱弓一號無地可攀茫茫穹壤此何人斯此
臣所以窮天極地死不瞑目之深恨也今縱欲忍情
沒恥復事彈束其柰聞皷見旄雖切庶幾無之思食
稻衣錦每念於汝安之訓臣情到此吁亦悲矣出處
之間可否何居以其情理則有沒齒之後猶不腐朽

之慟以其廉防則有被劾之前萬難承膺之義淵谷在前株守莫改荐犯方命臣罪轉大玆敢披瀝血懇縣道封章冒瀆　崇嚴之下伏乞　聖明俯賜鑑諒仰稟　東朝卽令攸司亟議臣當劾之律以爲不職之戒以治逋慠之罪焉

辭嘉善陞資疏

伏以簾帷光撤　慈德克闡於琬琰機務親總　聖化丕冒於紘綖吉辰載涓縟儀誕擧我東方無疆惟休式自今伊始臣於是時適忝邇密之班猥厠周旋之末獲覩與榮備數爲幸區區頌祝之忱有倍餘人

迺者飾喜之　聖念廣推覃惠之晠典以臣名在該
房乃有晉秩之　命春官新誥繼降自天誤恩荐加
居寵若驚歷日思惟莫省攸措也夫爵賞者人君所
以出信藏禮甄物範俗之大柄也畀受一或僥濫則
無以勸忠奬善礪世磨鈍使之納於軌而率於職致
其誠而効其力是以古之明王不惜旌秩之寵以勸
羣下而於其所不當施者雖嚬笑之微亦重之愛之
矧茲貳卿之秩古所以命有德也苟非才用茂而望
實孚踐歷績庸洽然為當時所推則未免苟充鮮不
姍笑况如臣極無狀而甚不似者又何足擬議於可

否也哉臣又伏念賞濫爵輕何時不可憂而惟今日尤所當愼就速進驟誰人能無咎而在臣身實有深戒伏惟殿下庶務新總萬物咸覩一政之行朝野拭目一令之出大小側耳是宜懋賞必於功懋官必於德而今以車服之庸金貂之榮舉以畀諸匪才蔑勞之人而不少持疑有識之歎事雖屬於一已擇官之譏累恐歸於淸朝此臣所謂惟今日尤所當愼者是也臣以鹵莽弱冠通籍淸聯華貫無不濫吹少年高科已犯不幸童子備官亦係未聞而今於古人强仕程限尚餘四三多年夫朝廷設官爲臣身榮觀已

焉則可不然天之假助不德亦已極矣臣之有進無退迄可休焉藉曰異數有隕匪敢自求物理害盈寧有不危此臣所謂在臣身實爲深戒者是也量力而進臣子所以事君老才而用人主所以使衆與其一向怙戀自底狼狽寧可三命傴僂仰冀生成 上之待臣有是殊渥臣之事 上何忍崇飾今臣衷懇可質神明倘蒙 聖慈垂賜鑑諒亟收臣新授賚秩俾臣獲免負乘之災甘臨之憂豈惟微臣名器是賴臣無任屏營祈懇之至

辭藝文提學疏

伏以臣於日者濫擬文苑新通顧名循分暗室面騂
會未幾日前單特　除有隕自天臣之匪分不類姑
無暇論所不敢知者我　殿下官人爵人何其若是
之容易也竊惟　國朝治本右文設置兩館弘文則
備顧問主課試藝文則掌制教撰辭命職務雖有分
殊規例亦相通涉時値闕員互爲替行是以從前居
是職者苟非筐篚典謨冠屨詩禮問學該洽詞藻贍
敏鮮不招鶴軒之嘲而來鵜梁之刺顧今人材雖遜
前時豈有如臣空疎而敢自叨斯者哉臣之伎倆臣
自知之夫士之事不止於文章而臣未能焉文章之

事亦不止於一道而臣又一未能焉稍涉經傳無全
部下手之工粗事鉛槧昧作家立言之旨藉或有嗜
好結習不離乎文史之間口耳四寸不足美七尺之
軀況早竊倖第素蔑功令之學驟進榮塗自暴佔俾
之業而乭羸之質又善疾病飮食起居俱非恒人聰
明漸耗惰嬾成性駸駸四十無聞而已今忽處以文
學之選將使之黼黻王猷笙簧士敎效東里潤色之
美奏嘉祐濯磨之功則器望之不叶輿論之未允不
見可圖而雖爲臣甚庇護大假借者其言必不過曰
此人之仕宦福分甚厚焉已矣物議到此事可知耳

臣身之貽羞招譏固無足恤竊恐 聖朝建設之意
明時嚬笑之政將緣臣而玷累不細此臣所云官爵
之不可容易者也今玆 聖孝冞篤大儀將舉慶莫
加焉禮至重也若臣無似猥厠館閣周旋與聞於議
定之列其於摹天繪日之役恐有充位備數之慮
天牌儼臨趨走是恭官箴攸在承當無望寧犯逋慢
未敢冒據不揆僭猥仰暴衷私伏乞 聖明諒臣言
之匪出崇讓念公器之不宜輕授將臣所有藝文提
學之銜亟許改免仍治臣臨事違傲之罪以爲方命
者戒焉臣無任屏營祈懇之至

辭慶尚監司疏

伏以駿烈追闡於 太廟圭瓚薦誠鴻號加隆於
慈殿琬琰揚徽準海之 聖孝罙光呼嵩之羣情胥
悅際伏奉 恩誥以臣爲嶺南觀察使者臣誠聞
命惝怳歷屢日而莫知爲計也臣眇末一書生耳早
竊科第偏被洪造通籍十數年間外內敭歷罔非踰
濫而邇來華貫榮塗之左挽右攬尤豈臣涯量所可
企及材具所可堪夯者哉積薪之譏濫竽之懼已不
啻如集木而臨淵况又方面之職不但已試而蔑效
舊愆不泐餘懺自在而復諉奉檄之榮罔念覆轍之

戒建高牙樹大纛揚揚爲刺史事則臣雖無恥人將謂何且嶺南巨藩也梯航委輸而國計之贏絀係焉甲兵庾儲而邊政之緩急恃焉其地則揚徐也其俗則鄒魯也而挽近椿杙穿穴綢繆荒廢民生底于困瘁風習轉爲澆訛苟非威望足以彈壓才諝足以剸理者此時承宣之責恐非夫也妄自扮做如臣迂疎譾劣百不肖似豈獨自知甚明抑亦 聖鑑之所已照燭臣焉敢誣也委畀甚重承當無望茲敢畧陳衷懇仰瀆 崇嚴伏乞 聖明俯垂鑑諒亟遞臣新授之職使藩寄得重私分獲安焉臣無任祈懇屏營之

至

辭平安監司疏

伏以臣束帶立於朝迨二十年所任使內外亦云多矣以其才則苦無一能之可稱以其職則不止已試而蔑效而夷險不擇趨走爲恭等語巧爲臣媒進貪榮之資驟躐堗攬一往而甚臣實夙夜憂懼未嘗一日而自安于中日者伏奉嶺藩　除旨於千萬夢想之外誦舊愆之莫湔念新叨之彌重冒陳一疏辭不獲　命受節筮期行將辭陛西臯移除之　命又下於此際事異常格　恩同特簡惶隕悶蹙益不知所

以自措也夫方面之任孰非可以愼揀而目下關西一省有不可尋常說去者民物之前盛而後衰峙儲之昔羸而今絀法令轉生奸僞風俗漸就澆薄黃河日下八方同然在今反不足暇論而挽近以來水旱頻仍饑饉荐至自己庚大無之後無一歲少康公私俱罄遺人之委積難施仳離相續鄭俠之圖繪可徵加以供億迎送課歲織路官力尤疲民產垂竭今焉一路岌嶪不保朝夕雖有良手莫可收拾而幸賴朝家懷保之德意賑賙蠲恤之方靡所不至至於營様難支之弊亦蒙特施區畫竊伏想捄拯之策措處之

道必有前令尹之政可告於後來者而人存政舉古
訓攸在畫一之治勿失尤難是宜妙選廷臣必得才
猷器量素推服者舉而畀之猶懼夫焦釜漏甕之不
克奉沃今乃以如臣之百無當萬不似者苟充之不
少疑難此不惟大爲累於　聖朝爲官擇人之政彼
殿屎顚連之引領望哺者不其惘然而失圖乎且臣
與前監司臣金炳冀有內外從應避之嫌揆以法例
不得交符左右忖量承膺無路玆敢畢暴衷懇仰瀆
崇嚴伏乞　聖明諒臣言之非出例讓亟命還收新
授職名以重藩司以幸西土焉

辭刑曹叅判疏

伏以臣積殃酷罰遽喪所怙揆以人情理宜溘滅木石冥頑苟延一縷而星霜不爲衰絰者留二十七月之畢若駟之過隙外除已居冠裳復舊廓然穹壤俯仰慚痛迺者 聖朝記簪之恩荐加於不呼之餘數月之間 除旨聯翩臣手擎華誥心焉如割只有不洎之恨塡胷無從之淚被面而已噫臣之至苦極痛尚忍言哉臣父素抱貞痼之疾中身就閒在家調治年月稍久藥餌有補起居運用縱未便利飲食精力幸同平昔庶幾克享期頤永有一樂往在癸丑之夏

臣待罪西藩其翌年卽臣父周甲之歲也謂可以滫
瀡養老粗伸一日子職之私筵陔宴壽賁飾明時孝
理之化臣之辭陛無幾臣父猝嬰重病數朔彌留僅
祛表症而因是眞元漸下及到秋間病又添欲就養
遠外其勢末由臣於其時猥陳私懇特蒙 恩遞屈
指交鈕歸護有日只緣臣不肖無狀罪通于天遽纏
戴星之慟終違寸草之心臣身爲人子親在不能盡
其養親病不能嘗其藥至於終天之訣亦不能任元
華抱首足之事人理絕矣子道蔑矣自顧不孝之罪
實難容於天地之間至今食息可謂不如死之久者

也臣雖泣血窮山畢命松楸尙無以自贖其萬一何
忍覥其面目齒於恒人復有當世之念哉况臣禀質
脆薄無病不有而氣虛痰盛最是醫家之難治自遭
巨創五內崩摧居喪盡哀雖古人之莫及痛甚愈遲
亦彝性之所同久祟新嬰式日斯生中膈痞滿飮啖
未化下部枯弱行走不利源委漸深刀圭罔效臣今
年才四十朽敗之狀奄奄若隆耋之人意者臣咎戾
積躬天實廢之其亦物理之所當然也今縱欲勉抑
苦衷强曳殘骸復就周旋之列自効奔走之誠其於
勢無及而力不逮何哉臣積違　天陛四年于玆犬

馬之恍豈無耿耿而悲寃弸轕病情沉痼脩門在望
徊徨不前茲敢抆血陳籲仰瀆　崇嚴伏乞　聖慈
矜諒之哀憐之亟遞臣所帶諸銜仍令選部永刊仕
籍俾臣投閒置散安意邱隴自茲以往含恤茹痛之
餘生即我　殿下曲遂之恩亦即臣不報之報不勝
至願臣無任悲號祈懇之至

辭吏曹叅判疏

伏以臣三霜甫闋萬念都息日前疏籲畢露衷曲悲
苦之情庶或諒察巽免之懇冀蒙允許誠淺言拙不
獲　兪音頻煩　聰聽極涉悚惶頑忍冒沒出膺

恩命自顧披心瀝肝之辭竟爲應文援例之歸出門有靦暗室自愧不意亞銓新 除又下於此際振觸之懷兢惕之思交切于中歷屢日而靡定也竊惟少宰爲六官之領政人操八柄之馭裁持權衡甄別流品視長堂雖有間而通塞焉與聞可否注擬焉并差緊漫其爲責任不輕而重則不可以人人冒占也明矣況臣哀経餘喘悲哀未盡蒲柳弱質疾病恒痼聰明消耗精神遁爽臨事擧前而遺後對人知面而忘名雖在閒漫之職猶有瘝曠之患今忽任之以坐均邦政責之以激揚人物是無異於僬僥之擧侏儒之

援縱欲勉强末由也已且臣於會叅末席碌碌虛縻絲毫無紀其於銓選之任可謂已試而蔑効矣今之所叨較諸昔日資級愈加職事尤重畢竟僨誤何待臣言而竊恐四方有識之見持淸之議議臣不稱之不暇而先議今日官人之政此實臣所大懼者至若臣不洎之慟匪分之譏難强之病只爲臣一已之私則在今辭受之義猶屬第二事也揆量公私承當無望荐犯違傲罙增罪戾玆敢冒陳由中之悃仰瀆體下之仁倘蒙 聖慈曲造之恩將臣職名劃卽鐫改豈惟私分獲安抑亦公器賴重臣無任屏營祈懇

之至

辭賫憲陞賫疏

伏以臣外除甫畢復厠周行爾來三四朔之間宿趼新 除華誥聯翩 恩造所洎義分所怵抑苦衷曳殘骸劣効奔走之誠蟄蟲聞雷若有蠢動之意弱植經霜其奈萎腓之形內自檢省怦怦然莫知爲所今兹周廬特 旨進臣以賫憲之階聞 命震駭淵谷于前而焦氷于中矣夫正卿峻秩也位八座而亞三孤叅贊弘化綜理庶事仰裨 聖世代天亮工之治觀乎人職之稱否而朝廷爲之重輕焉故簡修進良

之政恒兢兢於德舉才選一有僥濫官邪所由興也
臣之通籍立朝粗積歲年短長姸媸　聖鑑之所烱
燭盖嘗侍　講幄叅廟籌矣無一言之獻替綰郡紱
按藩臬矣無一事之對揚只以世祿遺裔承藉先蔭
徼躐清顯輥到卿月之列蚤夜怔營不覺背汗而顏
騂何況更進一步梯峻級亢而濅怙濅狃晝征宵邁
不自知止乎夫以如臣無似而　聖明所以拔擢之
光寵之宜有槩留於　淵衷者矣將謂望隆實著優
可矜式乎官師歟將謂功見事施大能利益乎民國
歟臣之外內敭歷不爲不多前後報効愈久愈蔑只

見其肘露踵决韜瑕隱沕靡所自揜則 上之所授竟歸誤恩下之所受秪是倖占不衷之譏過福之災尙諉臣一身之私而不虞熙朝愼簡之政緣臣以滋識者之議也適因慶會循墻無路雖不得不冒昧肅命而因仍蹲據實乖廉防猥徹血懇仰瀆 崇聽伏乞 聖慈體先聖繁纓之訓念哲后弊袴之惜亟收臣新授資級俾公器無褻私分獲安焉

辭崇政陞資疏

伏以日月流駛 因封儀成仰惟 聖情益切反疑之慟臣亦 慈覆中一物耳雨露之所涵濡培植長

養若有所偏當上下哀遑之日奔走號哭於朝晡饋奠之班亦何以少伸無涯之寃只有腸摧如割淚盡繼血而已遷座之日陪扈　容車封隧之夕周旋羨道　聖人之葬　聖人哀敬備至情文允愜仰睹曠古之事感激光前之舉況値玆祁寒之候而風日惠美小大從邁之星行露宿者皆若垂纊而挾纊焉則是惟我　太母深仁厚澤宜有所黙顧於雲鄉陟降之際而我　聖上孚格之誠先天而天不違也嗚呼盛矣仍伏念臣於日前伏見　廟號都監別單下者賤名混及於論賞之列加之以崇政之階震懍愧恧

莫省自措夫托名於監董之任敦工率職臣子之常分而況臣於是役病與終始亦嘗仰陳辭懇而不獲命矣不敢屢瀆澳溷仍冒統計前後赴公直不過五六日而止則虛縻廩墮之無所逃罪更有何可紀之功可旌之勞遽紓此匪分之寵畀哉官爵者熙朝之所愼惜一階半級不容冒濫今臣所叨果何等崇顯也服章之貴上侔三事班聯之重下絕八座自非宿德耆造貪隆而望尊者無以甄稱豈可不循公議不考名實輕授謬舉於人望之外哉賞於罔功倖門但啓爵非其人官箴斯斁臣未暇爲一己顚沛之恤而

大爲　聖明惜此舉也聞命以來蚤夜摽擗不敢以
榮遭自居而揚揚爲冒膺之計則其所參倚亦已審
矣茲控衷懇仰瀆　崇嚴伏乞　聖慈俯賜鑑諒亟
收臣新授資級俾重器無褻賤分獲安焉

辭兵曹判書疏

伏以臣於日前伏奉　恩除以臣爲兵曹判書中權
重任也特授異渥也挑擔壓肩光榮遍體驚懼震越
不知所以爲情格例攸存循墻不得受符而退亦已
淹過數日左右忖思滋覺其有乖於綜名核實之政
矣夫國有六職如天地四時之闕一不可夏官之責

尤有別焉掌宿衛則藉有聲望典選舉則展其藻鑑不有韜畧之曉暢何以軍旅之鈐轄亦宜幹理之通敏始合泉布之勾校兼此數器然後乃可以大耐是職而以臣之悾悾疎謬無一甄稱今忽舉以畀之於衆望之外畢竟僨敗灼然若燭照而龜卜物議之駭惑　聖簡之玷累豈細故也哉臣通籍以來數十餘年之間遭值鴻朗之運穩步亨衢芥拾青紫今年侈一華貫明年超一峻秩居然躋孤卿之列適不過古人强仕之歲以臣輇薄之才具眇淺之福分驟躐崇亢之至於此極而不思所以消受而收斂之道則器

滿必傾理不可誣每一思惟若將隕淵又復貪榮仗
寵進進不已犯冥升之戒速不衷之災臣雖至愚義
不敢出此以我 聖上愛欲生之至仁大德亦豈無
終始全安之 盛念哉茲暴衷私仰瀆 崇聽伏乞
聖慈曲垂矜諒將臣新授職名亟行刊免俾重寄無
骫私分獲安焉

再辭兵曹判書疏

伏以朝廷命官貴在恒久而責成效苟其人之能勝
其任猶恐其不久職或官非其人委任之過其弊也
瘝不如亟易之為愈臣之待罪見職將淹半歲仗衞

之嚴重鈐束未能機要之繁會綜鍊蔑稱棨戟門庭領收煇赫之榮觀韎韋程途坐管黜陟之重權固不待大方之譏笑臣亦自知其莫有見當求解一念未嘗食息無也始我　聖上以特旨授臣豈止爲試可已哉將欲恢蕩振拔調劑激揚以昭平明之化臣之所冒膺而不辭者亦非全出於憑仗寵靈貪戀祿位也竊以涓露之霑塵壒之積或有萬分一裨補於德海恩山而才智局而鑑識短循襲塗軌排比資格庸庸無可觀者希調候選之流安知不向隅而觖望歟政人以京察爲箇滿每於六臘行政之後下必援近

例而力辭　上輒按古事而體諒卽所以節勞佚而
養廉防也今焉銓家之瓜且熟矣譬如摟管之灰氣
至則移解纜之船水到斯浮而三告加由又出特
恩臣安得不積誠祈幸於前後諸臣之所蒙被者仰
冀一體之洪造乎臣素善疾病重緣積瘁成祟政席
中暍擔輿歸來床第淹頓萬無起色簿書堆積一任
抛却以若見狀判不能供職事於時日之間其妨公
害務豈屬臣一已之私而已哉茲綴控實之章仰邀
生成之澤伏乞　聖慈將臣本兵之銜亟賜遞解以
幸公私不勝大願臣無任屛營祈懇之至

辭　奎章閣提學及兵曹判書疏

伏以臣冒擬本兵今爲八九朔之久矣銓綜之地而未必稱允於希調候選之望鈐轄之司而未必修舉於團束警備之責盤礴濡滯坐淹時月虧邦政隳軍實居可知已罪積瘝曠跡慚貪戀蚤夜屬屬只思控引丐免蘄幸不底於甚昌披大剌盭矣乃於日昨政席伏奉　除旨以臣爲　奎章閣提學者誤恩遽加驚怖失色草草行政忙出脩門纔又牙牌踵臨義分是懼雖不敢不冒沒祇肅而退伏私次寤擗明發莫省所以自措也臣之忝玆華揄亦已宿矣早歲榮耀

追惟汗顏而所事者不過是青綾課眠玉笥聯綴翺翔于金馬石渠之間而已其若賁飾皇猷發揮鴻藻曾未有尺寸絲毫之可稱數而尚惟進進不止由待制而躋直學今又裒然於一院長席矣其地步之隆亢委寄之殷重較諸往常所踐履亦可謂迥有不侔則此猶可揚揚而進俔俔而居哉藉使臣全昧量入之義不識羞恥之事姍謷放倒只係一已之私在
聖朝綜核之政有陟無黜再試蔑效者倘不有可議歟且臣樗散之材無當於棖榠匏栝之器不適於斗筲庸愚劣劣百不猶人而偏倚　先朝之陶甄重蒙

殿下之拂拭始自通籍至及崇秩世所稱華貫顯職濫竊殆遍以臣覼臣其不受人之指點也難矣臣以何才具何福分果能耐當而消受之也夫惡盈者天之道也曲成者聖人之德也臣既盈矣天其惡之爲臣之計惟當以聖人所以曲成者仰望於我 殿下還他本分庶幾無過福之災耳披瀝之籲言不知裁伏乞 聖慈俯賜諒察將臣新授之銜與夫中權之任亟令鐫改以重公器以安私分千萬幸甚

辭吏曹判書疏

伏以臣纔解本兵如釋重擔 恩諒獲荷於褫鞶徼

性粗愜於脫馬畢方將杜門謝事以爲優游卒歲之計矣會未移景東銓　除旨有隕自天臣誠驚惶震懔神思飛越直欲鑽地而不可得也噫是職也即古之天官冢宰也若稽周官之書曰冢宰掌邦治統百官均四海統者管攝衆務也均者調劑異宜也必其人德美素著才器有裕者方可以責其能臣何嘗髣髴於是哉夫有國治忽在於用人用人賢否係於銓任主張一國之政柄進退當世之人物使酸鹹不失其性棫樸各適其宜登崇俊良屛黜幽闇即其責也是以注措之公私而人心之向背分焉用捨之得失而

世道之汙隆判焉此其爲任亞於三事之重也朱子
有言曰今要爲治只須揀吏部尚書一人盖吏部得
其人然後可使賢者在位能者在職羣策畢舉庶績
咸熙尊朝廷於日月之上範斯世於繩矩之中此古
聖王所以逸於任人以成從欲之治也顧今弊俗已
痼躁競成習雖古之山吏部之明於藻鑑宋廣平之
公於選舉固難期其叶輿望而鎮嚚習今忽以一个
庸陋之身猥居於萬目睢盱之塲臣有何知識可以
卞別賢愚有何力量可以激揚清濁有何威望與誠
信可以抑僥倖而鎮物情乎臣於銓地亦嘗一再承

乏佐貳之任而惟其叅聞較異於長席代銜差輕於專管銓注之際得免大僨誤者眞是幸耳幸其可屢期乎今若全昧已分占有匪據之地則臣身之狼狽顚仆雖不足恤其於國事何哉仍伏念臣本以白面之踈拙居然黑頭之崇顯近歲以來權要幾盡歷敭名位若是亢極今又二銓之間自西而東輪流驟躐無所限節左右揽攬有若推遷 上之所授殆同非此莫可下之所居便成恬若固有每一思惟不寒而慄臨淵集木未足以喩其情也迺今 聖明在上羣彦林立老成耆德指不勝摟共治天職不患無人乃

以千萬無所似之姿有此千萬不堪當之命聾瞽聲色猶是例讓而公議之怫鬱有識之嗤點其將何如哉參倚已審轉動無路庚牌之下屢犯違傲乃敢披瀝肝血冒瀆 崇嚴伏願 聖慈曲垂諒察將臣新授選部之任亟賜遞改以重公器以安私分千萬幸甚臣無任屏營祈懇之至

辭大提學疏

伏以臣以菲材冒叨天官之職居然半載于茲而京察亦已過矣頃陳刳瀝之籲仰瀆 崇嚴之下辭拙誠淺未蒙 兪音妨賢獨賢爲累非一方擬俟間更

暴肝膈祈蒙格回之　恩千萬不自意三館新　命
遽下於此際里巷播傳縉紳竦歎臣寶驚悚慚赧惶
汗浹背誠莫知措躬之所而臣於是任蔽一言曰非
其人也夫職任之輕重何如臣身之鹵莽何如文苑
故事之愼重何如目下事典之尊嚴又何如則臣不
敢夸辭琢文鋪張緣飾甘犯自居之人循俗例讓之
嫌而玆陳衷曲所蘊用附無隱必達之義焉臣以百
不類人之質特蒙我兩　聖朝弘庇曲造之恩式今
冥升于崇顯之秩其間淸貫華銜亦嘗濫叨者屢矣
每當官爵之來靡靡不驚悚靡不慚赧矣然或於靜

夜無人之時獨自忖度於心曰金銀伏獵古亦有之
況今世級漸降人才眇然有爲者亦若是倘或代匱
而攝之否乎如是自恕者未嘗無之今茲新銜聞
命之初心神飛越有若千斤重擔來壓頹肩而家人
之持小報而來示者亦顏厚莫靦至於儕流之躬訪
書問者或漫渙以說去或詼諧以答之惟恐其說之
張皇且臣手持 除旨入告臣母臣母曰而亦做此
官耶未見平生喜悅之色臣於是居寵爲憂轉益甚
焉凡今五六日之久其所驚悚者一向驚悚其所慚
赧者一向慚赧雖欲强自厚恕如前日之爲而不可

得也此非他其爲任之重且大大有異於尋常官職萬不可以濫據冒當自知甚明而然臣之所以蔽一言曰非其人者是也立賢之方要其有才陳力之義止於不能古人曰不識世間有羞恥事臣嘗臨書而惜之豈意今日躬蹈其轍言止於此其無毫髮假飾皇天可質縮伏多日顒俟物議司直之地駁正無聞玆不得不據實仰暴於　天地父母之前伏願　聖明察臣言之非假念官方之不輕亟鐫臣文衡之銜回授可堪之人仍命刊拔賤名於文苑薦剡之中豈惟微分名器是賴臣無任屛營祈祝之至

再疏

伏以臣自蒙誤恩心神驚越猥徹蕪拙仰冀收還伏奉 聖批兪音尚閟居寵之憂如集于木不稱之愧若撻於市區區微懇非直爲私茲不得不更有呼籲於 慈覆之天惟 聖明垂察焉竊伏念人臣事君廉恥爲大進退辭受之得其宜曰有廉有恥不得其宜曰無廉無恥苟或未度才力不有規式而貪戀榮寵向前不已則其於進退辭受之際其可曰得其宜蔽惡從枉古訓昭在可不愼哉夫文衡之任掌詞命而煥洪猷主科試而質文教士趨之澆淳別焉治化

之汙隆繫焉　國朝設官惟是選爲最重掄揀之際必使三公六卿齊會而廣議之其職任之重且大如此其掄揀之難且慎又如此故必待一世之望實相孚才德兼備者而居之得其人則或終身不改不得其人則或屢歲而不補是以在昔以來慎惜受授寧不必備不可苟授亦不可冒玷者也臣幼少荒嬉學無專門僥倖釋褐又犯不幸之戒凡於功令程式之作擧皆排棄而特以臣家屢掌絲綸箕裘文學見聞亦不外於是雖或披閱書卷優游翰墨疾病居多惰懶成習其所涉獵摽竊者便是遣日之資卒歲之具

會未有昔人刺股嘗膽之固志篤學則宜其一藝之無成一經之不通而至於騈偶之文初無其才亦不用心有時畫葫全不成様古人有以不嫺四六辭翰林學士者我　朝亦有以不善詩辭文衡者夫學術文章未有不備而所不能者只在詩與四六而已猶且却顧逡巡今臣所不善者不止於詩所不嫺者不止於四六而一朝濫厠名之曰一國之大學士于于而進揚揚而居不思所以早自爲計則臣身之受譏被訕固不足恤竊恐四方聞之將以窺　聖朝之無人也況今是職之差除以我兩　慈殿尊號之議定

也丕闡　慈德載揚陰功顯寶位之衆隆衍茀祿之滋至其禮莫尊其事莫重必求當代之鴻匠碩學極其摹畫極其形容乃可以儀文無虧物采增煥彝獻祇鐫於金篆芳猷永播於彤管今忽以鹵莽如臣淺謏如臣千不似萬不近者舉以畀之不少疑難使之居其職而行其事臣未敢知　聖衷所在因緣事會特備是任徒爲臣一身之榮耀則已也不然才能難强聲價有定責瞽矇而辨朱黃任聾聵而調徵角甚非器使之意而又非爲官擇人之政也故相臣張維之言曰假使今世都無一人可堪此任如臣者決不

當承乏臣今覗之不啻若自其口出也臣若憑恃寵靈晏然固有則其於度才量力之義果何如哉下墜家聲上累 則哲物議自在人言可畏百爾思惟臣之不敢冒膺决矣且文衡之職元無前望受點之例降及中代間或有之前後不過六七人而若以臣之內外祖先與近親言之昔在 肅廟朝臣之八代祖文憲公臣龍翼以前望受點其時諫臣以破舊例論之臣祖亦以近於中批屢疏引義厥後臣之外祖忠文公臣金祖淳臣之從高祖文獻公臣公轍亦以前望受點或行之或不行之行之則適值事機不獲已

也不行之則文苑故事也文苑故事之如是難愼豈故爲大其節次隆其事面徒使一人進身之地全然無一欠損而爲哉不如是則其職不重也其職不重則亦不能主盟詞垣統轄藝林絺繡一代之制作權衡多士之進退無可以稱其任而塞其責而彼其之譏擾厭之累竟歸於 國家自昔名碩之所以恪遵規例不敢違越者是也臣以無能爲役之材百不猶人之質雖備例而獲選循規而被簡固不可爲萬分一承當之計況茲誤下 天點實非清朝之美事而稀濶不常有之舉哉此又臣不敢冒膺之一端也臣

之不合於是任者更僕難數而此寔目下之大者急者一職失守利害非細四維攸在關係甚大思量已熟義在必辭一日二日罪積虛縻玆敢荐陳悃愊期以得準而止也伏乞 天地父母諒至懇之未可終拂念重任之不宜虛拘亟遞臣新授大提學之任不勝公私幸甚臣無任屛營祈懇之至

三疏

伏以臣申控悚忸之私冀格聽卑之天 批旨一往溫重繼以庚牌狎至促令出脚憂隘轉甚若窮無歸臣於是任一籲再籲重言複言者一則曰瘝溺是懼

二則曰忝墜是懼其情苦矣其懇至矣古人有以一言回天者苟使臣辭能達意言有足聽以我 殿下物各遂性之仁寧或有不諒人只之理乎只緣臣誠信未孚文詞太拙必辭之義便同例讓由中之言自歸外飾而然也此又臣無文寡識之明驗也夫文衡之任何時可易而惟今日尤難文衡之責其事非一而惟修辭爲最臣甚無似亦嘗承訓於家庭奉敎於君子粗有所耳食者文之所以爲貴以其載道也傳志之作肇於典墳詞賦之起原乎六藝體制代出歧派家殊要其大意務歸斯道是以善於文者取於其

心發於其口措諸聲施音藻鏗鏘書諸簡冊采色焜燿其鉤玄達奧之旨明天道於陰陽風雨博徵曲喩之辭宣王澤於豚魚木石自古明王之治必右其文者是也挽近以來士趨漸卑文風益衰實事求是之學未有師友之相資騖才馳譽之風徒聞俗尙之互襲舍質而求文摭華而棄實講鄒經者尋衞道闢邪之義於之乎者也之間讀戴記者求恭儉莊敬之旨於沐浴珮玉之上此華藻鞶帨之譏椎輪大輅之歎所由起而是所謂文衡之責修辭爲最文衡之任今日尤難者也必求型範士林如胡瑗丕變文體如歐

陽脩者迴狂瀾於百川傾倒之餘躋文化於二周彬郁之上臣嘗爲朝廷望之者久矣豈意是任遽及臣身昔臣之五代祖文清公臣有容辭是職也曰文敎之廢弛莫此時爲甚儒生以端坐攻業爲拙計文士以讀書從政爲二歧若臣者亦其中之一人耳今使臣居矜式之地任導迪之責直所謂見正於人之不暇惡能正人者也臣祖遂學偉詞需用當世其所著述標揭後代至今操觚家奉爲楷範而其言尙猶如是矣以其職則昔不加於今日以其弊則今有甚於昔時臣之進退可否何待兩言而决哉且臣無才無

學前後歷數罔非僭踰古人所譏清官美爵安坐而
得之者不幸迍之不稱之懼滿損之戒實未嘗須臾
而忘于心矣臣年猶未也踐履如彼爵位至此雖今
日懸車明日歸田寧可曰履滿而知止不足爲急流
勇退又何敢旣負且乘有進無退必至於人非鬼責
自速災辜病于其國累于其身而後已哉誤恩淹久
息食靡寧惶陁之極言不知裁知臣者莫如 君庶
幾微諒之畢燭若子之望慈父玆敢有懷而必達伏
願 殿下察臣苦情諒臣至懇亟收臣三館之銜俾
熙朝用人必適其器微臣受任不逾其分不勝至祝

臣無任屏營祈懇之至

辭文衡奎提吏判疏

伏以居諸迅駛 孝正殿祥事奄過 聖慕愴廓益復靡逮竊伏念人之爲學貴在專門故執御者必舍射國之用才要其適器故典樂者不掌禮此古昔所以致治於郅隆者也以今之人物較昔之官名則其可當者爲幾而學焉初無四科之分仕也迭試六典之任俗旣成習視不爲怪人皆生心處若倘來官之尸素事之叢脞實未嘗不由於此也臣百事不猶一藝無成前後踐履莫非僥濫而旣負且乘左挽右攬

亦未有如今日之甚焉冢宰文衡與內閣提學之任
是也是三任也苟求兼管幷帶而足了其事者臣身
之無似季代之眇然姑捨無論雖往溯於前世之碩
輔名公決知其無幾人矣臣果何如人而蹲冒蟠泊
恬若固有不思所以爲計也哉臣於近日荐有文字
之役每當官銜之書顏騂心愧不能自覷反有甚於
臚列罪過者然居寵以憂直此之謂臣言至此可質
神明而才智難强害積瘰溺任使不適累歸　則哲
又非臣一身上事而止矣臣之夙夜憂懼祈免一念
如縛求解者政爲是也不然臣雖無狀年逾不惑位

躋崇秩嘗奉君子之教粗知人臣之節何敢爲竊銜
便去效流俗巧宦之習當官盡職昧古人鞠躬之義
哉玆敢仰暴衷款於　慈覆之天伏願　殿下念爲
官擇人之道體曲遂萬物之意劃鐫臣所帶本兼三
銜俾臣得免貪榮冒進之誅不惟臣天地生成之澤
在熙朝器使之政實有幸焉臣無任屛營祈懇之至

辭吏曹判書疏

伏以　太室藏躋祔之禮慨星紀之嬗變　兩殿闡
加隆之號迓天休之滋臻　憲廟議樂先烈益光
睟殿祼酌　聖慕克伸竊伏念臣於月前冒控文字

乞解本兼三職伏奉　聖批許免兩銜而選部之任
則未蒙　兪音其遞其仍俱出　恩造感激居先瀆
擾是畏雖不敢不訖此蹲冒而濡滯之愧癏溺之懼
則一日而有一日之甚者焉臣自早歲至于今日機
要世務都未留心邸報政紙多不寓目官方則品秩
莫辨班行則文武或錯豈其澹泊職由惰懶以是言
之臣之蔑劣百無一能而若其才性之最不近似者
則銓衡之任是耳是以無論緊漫之職每當注擬之
際本暗之鏡磨之益眯臨渴之井掘之莫及塡補尚
窘揀掄奚論如是而能激揚淸濁黜陟幽明致六官

於民譽範一世於廉防俯協物情仰贊　聖治其勢末由臣之求解一念晝宵藴結不能一刻暫休者豈獨爲臣一身上事也哉且臣素患脚氣之疾近因節候之換挾感鬭發形證甚緃牽引疼楚立住不得委身床席其苦萬狀時日之內彈束無望賀儀再擧並闕趨進政牌屢臨一向違傲疾病雖曰難強分義其能自安罪著慢命跡久妨賢百爾思惟不宜荏苒茲敢疾聲呼籲於　天地父母之前伏望　聖慈曲諒衷悃之懇特垂生成之仁亟遞臣冢宰之任以幸公私千萬大願臣無任屛營祈懇之至

辭水原留守疏 未徹

伏以臣待罪分司今纔四三朔矣自惟菲才實無以了一事而塞一責則非不知力陳量入之懇於受命之日而揆以盡瘁之義寧可半道而廢不敢自畫之計式今泯默職由是也臣莅任屬耳一府利病雖未能周知而以民情則杼柚缾罍之俱空以戎務則櫜鞬跗鞋之不備繭絲保障之設置舊樣無復廨宇樓櫓之觀瞻空殼徒存譬如濟漏船而坐頹廈寔未知枝梧衣袽之何先何後則此豈惟弊痼旣甚難於下手亦可見鉛刃鈍鋌不宜試於錯節盤根而一日

二日瘝溺是積也傳曰人始入官如入晦室久而逾明今臣去益晦甚其明無期則何敢不早自爲所而必待其到底僨敗而後已哉況今　陵園親祼行幸有命洗濯乘石平易蹕路狼扈之滌除虎賁之守閑罔非華營之勾當攸係則臣固宜遄還其任董飭衆務而臣之偏母年迫七耋寧日恒少痰飲之祟即其貞痼近因節換一倍添谻委身床笫轉側須人日事刀圭未見著效至若臣身疾恙姑無暇論而此時離捨實是人理子道之所不敢出也以其才則已試蔑効以其情則不得不仰籲於　孝理之下玆敢畢暴

衷悃冒瀆　崇嚴伏願　天地父母矜之憐之亟遞臣居留之職必授可堪之人俾重任無曠至情獲安不勝公私幸甚

辭廣州留守兼論事疏 未徹

伏以臣於日者爲進　仁寢修改之役啓聞發行中路忽嬰采薪徑還私第疾病之來雖曰无妄職事之闕自歸咎戾至今床茲悚惶罙切方俟少差仰陳自討卽伏見籌司知會者今番支勑還屬臣府矣事出筵教義在共濟固當舉行之不暇何敢有異辭有若移疾占便者然而揆以朝家前後軫念叅以本府目

下事勢則實有所終不可以泯默者矣臣謹按本府謄錄所載丁巳冬 上敎有曰甫經大役又復支勑則叅以事勢有難責應廣州府出站置之令畿營移定雖無永爲移定之敎亦無一時變通而止之之敎則臣府吏民認作恒久奉如金石者誠以丁巳以後責應浩穰之不比列邑已是朝家之所垂燭也戊午秋前前留守臣故領府事朴晦壽又有 筵奏定式凡係 陵役若不在本府地方則結所分辦勿爲分定支勑是亦出境結所之一也而凡千事役莫重於陵役猶尙如此他何暇論而且不必幷擧支勑二字

者以其有丁巳　聖敎無容更贅故也且伏惟本府
自丙辰緬封以後體貌增重應役滋多各項進排諸
般舉行較前不啻倍蓰而餘外厨傳頻仍支待連續
校吏疲於趨走民人窘於供億論其每年不時之需
無恒之費往來道路之勞有不可以暫時支勑而已
者比也以今困急罷弊之狀則支勑一款若無丁巳
聖敎臣固宜詳陳本府目今難支之實仰請移定者
也朝家之軫念若彼本府之事勢如此而今若以支
勑還屬本府則譬如加以已卸之擔責以旣淸之帳
其生澀齟齬反不若初無移定之爲愈一府吏民之

其所缺望於朝家者復當如何而以若事力猝當大
役果能無事支過亦未可必也又伏念見今華城則
凡所公役皆不與焉惟此廣州以其保障之地則與
華無異也以其　陵寢之鄕則又與華無異也臣府
吏民之冀被華府已被之澤揣以人情實無怪焉論
以義諦亦不悖焉事君之節有懷必達爲牧之戒每
在立覵臣若審知邑勢民情之如是猬弊而仰煩是
懼含默奉行重困民邑於旣困之餘不惟一時利害
永遠則其於官守之義無隱之道果何如也哉茲敢
不避猥屑冒萬死仰瀆於成命之下伏乞　聖明俯

賜鑑諒今番支勑特令移屬他處以竣大事仍爲定式施行俾本府永無後弊又治臣瀆擾之罪以警具僚焉臣無任屛營祈懇之至

啓

大殿上　尊號庭請啓

伏以臣等所懇實非私言卽我　列聖所已行之典亦我臣民所同願之衷也天休不得不對揚輿情不得不俯循而微忱已暴　僉音尙靳　聖念雖出於撝謙公議反歸於沮欝臣等所以言不知止而不敢退也記曰君子雖自卑而民尊敬之傳曰號者功之

表自古帝王之盛克致　宗社之慶則摭事實稱善
美表章之崇顯之者非直禮當然耳有義存焉惟天
惟　祖宗所眷佑有不可忘者示天下勉後世有不
可無徵信者一時臣子愛君尊上之情亦餘事耳猗
我　聖上十四年雍穆之治有光竹帛前所槩陳無
以摹繪而天地之德河海之澤盖源於大舜之孝發
而爲盛周之仁通于神明協于黎庶則大德得名之
道無事不然而特以造化之功斂而不有撝揚之誠
久而無階乃者　聖孝所格天道孔昭　宗系辨誣
之慶適在朝野頌祝之際以事則至重且大當有昭

揭之章以情則旣歡而忭當盡讚述之忱於是焉臣等欣然相告曰是上帝所以棐我　宗祊也是　先王所以惠我　神孫也垂之來許而可以有辭矣援之古昔而可以匹休矣雖以我　宣廟朝挹遜之德乃於兹慶誕受彝章漢帝所謂先后盛德所被有不敢辭者同一義諦則其在我　殿下繼志述事之義有不可咈而不受讓而不居也明矣臣等於此更無他辭惟曰答天眷而凝新命在此揚先志而貽後謨在此協衆心而招和祥在此天尊地卑臣主共貞歌盛澤而祈永命在此亟賜允許勉副羣情不勝申懇

之至

圭齋遺藁卷四目錄

經山鄭相國元容同榜宴序

清虛遺稿序

圭齋遺藁卷四

宜寧 南秉哲 子明

議

憲宗大王定 世室議

竊伏念崇奉 世室國家之重典闡揚 先烈帝王之達孝也洪惟我 憲宗大王姿挺上聖身致太平聰明睿智體乎 正廟剛健中正法乎 純祖忠養丕隆於 兩殿孝德卓冠於百王敬天勤民聖知周察庶物歲祀恤刑憲章昭垂萬世天地經緯煥乎觀文而化成風雷鼓舞赫然乾剛之廓斷厥享國十五

載寔大有爲到于今億兆民於乎不忘文武昭穆周明堂之遺制足徵祖宗功德漢世獻之盛儀可稽而況預定不祧有我家已行之禮今此領敦寧疏論是質聖不易之議卽舉國大同之言伏願亟　允其請焉

三政捄弊議

竊念今日三政捄弊之方仍貫舊式去其太甚一也改絃易轍有釐有革一也事爲不必侈張法例固難變更苟可以姑息而彌縫之非不順且便也然目下事勢恐有不可姑息而止者焉盖三政莫不各有本

弊而且諸弊互相牽連如今所稱都結加結等許多
名目之爲弊於田政者或因軍政之貽害而邑各相
殊或因還政之嫁禍而州又不同苟欲下手則不可
取此而舍彼自然舉一而反三此其事勢也還上之
法古所未有社倉義倉之一變而設置之旨意都亾
非糶非糴之可論而割剝之名色難數勒奪則陌錢
不若抑配則青苗所無爲生民切骨之寃久矣有識
之歎匪今斯今而尚此因循者以其取耗經用猝難
變通也至于今日則弊上生弊種下生種千欺百譎
年增歲滋此而因仍則必至於民將盡劉國不爲國

審矣尚可以經用攸關一直任置之乎況今田軍兩政之弊或不無欿歇之殊而至若還弊一條八路同然衆口一辭視之若陷穽避之若水火寧可白徵不願斂散則其在去食去兵之義還弊之矯革于今遷延尚云晩矣雖然如無近日三南之民擾則猶可含默坐視今焉釁端既開聲言已出既曰捄弊三政云則還弊之在所先舉此其事勢也大抵三政俱廢故有民擾有民擾故有三政之矯捄有矯捄故有還上之革有還上之革則不得不有取耗經用之代給自民擾至代給貫於一串牽如連鐶挨次相及不可中

止則晉民起鬧之日卽還上革去之日亦卽經用給代之日也此乃所謂目下事勢恐有不可姑息而止者也凡天下之事不出於時勢適當其會者時也不得不然者勢也今日之事軍弊也田弊也不得不仍貫而釐整也還上也給代也不得不有革而有捌也此非特軫民隱而去瘼也又非別爲國用而理財也卽時與勢之所致也茲並列之於左

軍籍之弊虛額爲最其所塡充之方人人皆言者則營邑各廳之保率稧房鄕祠校院之募屬投托班家墓村土豪廊底等許多淵藪並令查括是也萬

口同然非但公論可見三南漏丁之尾閭實緣彼幾件事也茍能一一查櫛籍無闕伍軍有剩布而至於搜括之際有名無實釐整之後復踵前習要在另立科條一切不撓然後乃見永久之實效也盖虛額塡充意雖不止於收布然見今軍制旣不能從頭矯革則權宜之道亦不可廢也方今三南之外有行洞布之邑又有以役根田徵布之邑此皆丁雖有闕布則無減法雖有違民則茍安而且洞布役田不害爲便宜之政多有前人之論此等處不必毁其已成之規恐合事宜矣

還上之弊病民蠹國不一其端更僕難盡卽一糴政也取耗之式斂散之規宜有一切更改使還穀也官吏也民人也三事不相關涉然後近止之民命可救不然雖使龔黃杜召布列州郡千緒萬端之奸狀旁穿側出之利竇無以盡察而至若汙吏貪官之飜弄移換生呑白奪莫之沮遏此實還上之爲法有弊而然也夫捄弊之道法美而弊生者當捄其弊也法本有弊者當捄其法也此今日還上之不得不有變革之擧而況目下事勢若使取耗依前斂散仍舊則非但三政未有所捄之事亦無

可抹之道如晉州等處所謂結價皆緣耗作而致此濫過也不有還耗之變通其將何術以低減之乎至於還耗變通之後所在實穀措置之方社倉常平之做亦今衆論所在而愚見則以常平爲勝矣蓋社倉是民人之設故其穀物亦民人所備常平是公家之設故其穀物亦公家所備今所在還上即公穀其事已近於常平而且社倉之法雖無官吏干與亦有斂散亦有取耗穀貨之塲奸僞之生吏民一般而土豪武斷之徒欠逋虧折使良弱無告之小民代徵替納之弊必有之事如趙南星

社倉議所云放之以六還之以十穀而得糠糠亦不得者是也且既爲社倉則勢將隨社置倉然後可無程路遠近之勞逸此又不可造次辦備一時營建者也今以八路實在穀總量其州郡之大小分等排置依常平法使官吏掌其糶糴而豐年糴貯于倉時儉則減私之十二糶之北魏之法也粟藏九年米藏五年下濕之地粟藏五年米藏三年唐之法也三年以上不糶即回充粮廩以易新粟宋之法也若此等條例講究參互從善取用則庶幾不虞有備民國俱利矣

田結之弊今若充軍額而革還上則目下贅疣庶可醫得而至於經界之紊亂結總之減縮年甚一年此非改量莫療其病而人聞改量之說便以爲不可其迂遠難成有似井田封建之無以復行於三代之後者而其所不可之說則不過曰才難也曰騷擾也曰用費也此皆有不必然者矣盖量田本非天下最難之事按法行之人人皆可得爲而才難云者特其有才識則易爲功之意非必待超羣絕倫之才然後始可得而行之謂也設如其言自我 國初至于我 肅宗朝或差敬差官或差均

田使代有改量矣豈昔之敬差均田諸人皆能則三壤而通九章而自　肅宗朝以後至于今百餘年之間果無一人可堪其事者乎天之生人之理必不如是古人曰以一代之人了一代之事才難之說不必然也昔我　英宗朝聖教曰王政必自經界始　先朝量田時不無甲乙之論而斷自淵衷而行之矣其時騷擾之弊不過土豪兩班之興訛造訕　王言允當無微不燭敢不奉以確信故金領府事在魯筵奏云已亥量田時疏章之間至有土崩瓦解之說而臣受任湖南親莅其事則

量田原非至難行之事每邑有都監官每面有任事人一時幷擧皆有統紀條理民心不至騷擾數月之內能得完畢而量後文書之修整比量時稍遲矣凡知事之可否莫如身親經歷捨此傷虎之眞知取彼談龍之空言於理無當騷擾之說不必然也改量之際不無紙墨之用餼料之費其數必不至於甚鉅見今國財雖曰不敷不能辦此至廢大政寧有是也且此則多遣人員之謂也苟不如是則省用減費不無其道用費之說不必然也今若揀選誠勤鍊達之人差遣列邑守宰委任此事

而責成之能則賞以勸之不能則罰以懲之俾知
朝廷命令在於此事之必成自身榮悴在於此事
之成否則安仁利仁莫不盡心躬履畎畝面諭民
人從容做去事易功倍優以限之大邑二三年小
邑一二年庶皆完訖隱漏剩餘皆入圖帳兼幷冒
僞咸均稅賦國土增課齊民安業奈之何制於浮
說而不之爲也丈量之事要在臨時講究而至若
千步方田之法孫林郭諮行之於宋而有益近世
中國大儒亦多稱之故兪判書集一試之於海西
而有效此是丈量必用之良法又若土等仍舊之

說亦見有理故茲幷尾陳　今之言曰查括隱結則可裨國用匱乏其說誠是矣然但所以查括之術未知其何如也盖所謂隱結者新墾之漏帳還起之仍陳是也卽大典所禁者也若吏胥作奸以穀則加錄把束以錢則添徵釐毫隨其名目會聚波剩者亦名之曰隱結以其出於田結之意而實無土地者也從前查括之時不過嚴束列邑之田色都色等吏使之首實其事已遠於查括之義而與狐謀裘已爲非計旣無明執莫察情僞故其所自首云者舉皆六里青山亾是烏有而肘後之方

囊中之訣終不可得也如在昔均役時自首結之不得其實十數年前湖西陳結之纔錄旋廢可見也且新墾冒陳原是年增而歲加者則苟欲查括而得其實改量之外無他術焉盖查括云者核查總括之謂也如不丈量則初無所查括何可論況改量者出於爲民均田之義查隱核陳在其中比於自首等稱號名義之優劣大有不同焉

還上旣革則取耗經用之需不得不給代而就考上年京外所用還耗折米爲三十八萬四千六百九十八石折錢爲一百一十五萬四千零九十四兩

厥數甚多辨充甚難矣今之言一曰以京兆上年
獻民數八道民戶一百六十餘萬量宜等排可也
一曰以今八道時起田從結錢所捧實總爲九十
萬結分數均徵可也夫財者不雨於天不輸於鬼
勢不得不取於民而從前　國家經理財用之時
所舉議者曰遊曰口曰戶曰結則此所謂大義不
過數十者然遊口二事終不如戶與結也故其論
如是而以戶以結又不可不擇一於斯矣自古及
今凡有財賦之損益必緣其時之事勢皆非無故
而作之也然有國之政法體貌爲大故雖出時措

之所宜必有古制之可稽而旨義公正條例簡易然後其事可行以是求之則戶結之得失可見也盖戶有大小人有貧富如無分等是實不均有戶大而人貧者有戶小而人富者苟爲分等戶人孰從所以前人有八口完戶七口弱戶之論而七八之間非徒無幾口多之戶未必富口小之戶未必貧今欲計口計戶又計貧富務歸均平則層節必煩奸僞易生也田結者同年同土其產亦同有一結者徵一結之稅有百結者徵百結之稅其所分等只在於有無而已此則條例之簡易也農牧衡

虞非產不征聖王之法也今所謂戸者家舍也家舍者不能出菽粟布帛而爲人用者庇風雨而已征之果有其說乎田土者有出者也古人曰雖於不得已之中又爲之委曲調處捨家舍而取田土實有冐矣哀此之義此則旨義之公正也自昔主戸之論皆以唐調爲例然此又不然盖戸調之法晉代已有之是非無田之戸也若唐之調其制云丁隨其鄉之所出歳輸絹綾絁等幾丈丁卽授田之丁而曰隨鄉所出則輸之之義不在於戸也何可以唐調爲今所言之戸布耶盖以戸有徵趙贊

間架馬氏屋稅之外古無其例彼二例不足援也
至於蠲除徭役之苦均派田畝之賦唐之兩稅明
之十段錦一條鞭淸之句圖法是也此皆緣當時
之法弊民苦事勢不得不有通變之擧也史稱天
下便之或稱輕重之權始歸朝廷矣顧今八路之
民厭苦還上之弊不啻唐之租庸明之影射飛灑
久矣革去還上之痼瘼均徵給代於田結是亦兩
稅條鞭之意此則出時措之宜有古制之稽也以
此觀之戶結得失可見也又有一種之論曰見今
紀綱不立民志未靖毋論以戶以結新令一下必

致騷擾也縣聞其說似是有見細究事理實爲無據夫紀綱者隨事而在因事而立者也譬如軍丁之查墳也搜括者勸之庇匿者懲之則此查丁之紀綱立而查丁之事成矣還逋之刷完也準捧者勸之虛錄者懲之則此刷逋之紀綱立而刷逋之事成矣非事爲之外別立一無名目沒巴鼻之紀綱然後百事始乃可爲也且其所以立紀綱之道亦無他術卽信賞必罰而已何可不求立之之術而待紀綱之自立也民志者本非未靖而所以不靖者卽拂其志之故也下民雖愚亦惟曰神朝廷

之情僞莫不知之政令之善否莫不知之雖於征
賦之際其所怨怒者卽吏胥之鑽刺宰牧之割剝
而至於法義之所當在事勢之所必然則不惟無
怨竭蹶聽命雖以近日三南民擾觀之其所致擾
之端皆可知也今玆革還捌結皆事勢之不得不
然而其在民也得失之大小利害之輕重已不可
言而且將除祛贅疣於田結者又不特一二事亦
莫不知之豈有無故而致擾之理哉况斯民也卽
我　列朝列聖五百年休養生息之赤子也其愛
君親上之心匹婦匹夫莫不皆有是以自古及今

惟見汙吏貪官之負國未見斯民之負國也今忽慮其不靖曰事不可爲也法不可行也待民不宜若是其薄也盖苟如其說其將結舌而坐束手而待民將盡劉而弊不敢計其袪國將盡瘁而法不敢計其行惟俟綱立民靖之日其果何時立而何時靖也誠如是也牛仙客之但依今式蘇味道之模稜手法爲老成持重而諸葛公之知其不可爲而爲之者爲妄作多事天下無此義理也凡天下之事謀之貴衆斷之貴獨今日之患不在謀而在斷其勿荏苒時日以副彼萬億生靈張口待飯之

渴望可也　若以排歛於田結爲定則從前贅付於結役者所當先爲蠲祛也如貟緣軍政還政之事冒行都結加結之弊在所先祛者不必更論而外此進上添價京巡兵邸主人役價各樣邑雜費浮價米加給米等許多名目年加歲增者隨其所在一切裁減使彼繁重之結役咸得息肩民必樂從事可易成也　見今結總槩爲九十萬每一結以錢二兩式均歛其爲一百八十萬內外每年京外還耗取用之需槩爲一百一十四萬兩準此數給代而還耗旣革則外道營邑屬之聊賴無資此

不可不念彼輩從前沾溉之所謂色落條準耗條三分之一或四分之一亦爲給代俾免使令無人之患仍有所餘假令爲十四五萬兩或二十萬兩此則量排八道作穀合置於上所論常平之儲以爲備預之需或盡數捧上以爲經費之資惟在臨時商確從便措劃焉

應製文

大王大妃殿加上　尊號玉冊文

伏以蔵　祔儀於　淸廟夙嗣徽音標正位於　東朝載崇顯冊敢颺　聖懿祗率丕彝恭惟　孝裕獻聖宣敬正仁大王大妃殿下柔光弘被于璇宮壼則穆宣於彤管銅龍代理化贊坤裳甲觀發祥慶流震索媲昔文王之爲世子配太姒而審官若稽后稷之立蒸民自姜嫄而克祀方耆艾熾昌之俾爾何艱難險阻之備嘗聲言不出宮闈而陰功丕冒哀戚上通穹昊而芳烈彌貞想　先王志物之竭誠常沾玉涕

諒小子揄揚之遵憲勉受金章式承我　太母止慈
允邁古哲妃思媚執服脩而著代三朝常有婉容披
揄狄而服勤九御爲之感頌嗟　兩聖相依於暮境
眷眷至情洎寡躬仰庇於　洪恩諄諄提誨自頃巨
創之奄遘爰循稱號之加隆推皇王繼序之規太上
乃爲父母溯昭穆莫嚴之統大倫能盡聖人承　憲
廟之基追　憲廟之心緬孝思於陟降踐　純元之
位述　純元之事奉淑訓於晨昏惟菲忱莫効涓埃
而大德曷酬高厚迨黝堊喪期之甫畢宜大庭物采
之咸陳玄服纖冠慨星霜之嬗變瑤編寶篆煥天日

之繪摹誕膺二字之稱尊之至也遲待三年之後禮則當然謹奉冊寶尊爲 大王大妃加上 尊號曰慈惠愛下曰慈藹一心而至善安民則惠育萬物而同和伏惟俯抑冲謙庸循休賁蘭陔致養寶齡與琬琰而無疆萱背敷榮茀祿幷珩璜而增固

純祖大王追上 尊號玉冊文

伏以堯曆紀元愴舊歲之重居周廟象德蔵 熙號之追隆祇颺烈於金繩緬凝命於黼扆恭惟 純祖淵德顯道景仁純禧體聖凝命欽光錫慶繼天配極隆元敦休懿行昭倫熙化峻烈大中至正洪勳哲謨

文安武靖英敬成孝大王大道立一至治挽三仁心
充塞兩間而得自剛健中正惠化字育萬物而本乎
神武聰明成湯之克綏厥猷終奮敷勇之業文王之
不大以色庸孚赫怒之威誕降符孔子朱子之年自
生民未有盛功烈纘　宣祖　仁祖之緒故大德必
得名粤在初服命哲之辰丕受　寧考垂裕之訓膺
天運於前聖後聖時則一清黃河奉雲章於大書特
書煥乎萬川明月　青宮令聞頌日星之光輝玉几
末音際風雷之呼吸執同瑁而掩涕謳歌朝覲之係
民望聰句石而怵懷禮樂刑政之監先憲是有體元

居正之義允爲繼序守文之謨正月受終虞舜之古
典旣据始年卽位公羊之傳例足徵河圖天球踐阼
階而行禮玉豆雕簋莅明堂而毖禋高拱穆清凡歷
三紀樹立宏達卓冠百王嗟寡昧叨承丕圖而歲月
載回元祀太虛之點雲已過尙遺億兆人民春臺之
光陰易逾爰周六十甲子朱絃一唱如復見於儀型
綠竹三章不能忘於德善肆小子增霜露之感迺大
庭議天日之摹稽甲辰鏤琬琰之儀曷追 皇祖孝
思想壬戌造舟梁之慶並進 聖妣徽稱乾道利資
始之功俾昌熾於休運泰陽著吉亨之象啓弘大於

邦基謹奉冊寶追上 尊號曰乾始泰亨昌運弘基
伏惟俯紆鑑臨誕膺崇賁陟降帝左右撫瑤牒而增
光保佑我子孫衍 璿潢而錫祉

純元王后追上 尊號玉冊文

伏以五紀誦女堯之治眷翼子而垂謨二南述聖周
之風撫往辰而揚美追原介福莫大尊親恭惟 皇
妣明敬文仁光聖隆禧正烈宣徽英德慈獻顯倫洪
化睿成弘定純元王后莅黃裳而配乾元化青邱而
凝鼎命禀至姿於齊莊純粹協我千一歲聖人服先
訓於忠孝溫恭符古十二篇內則以至蘋蘩之薦可

質神明粵自織紝之齡不煩姆教徽箴不離於鞶帨
可以貽我子孫仁聲克著於珩璜允矣作民父母肆
休命誕集于壬戌猗文祥載定于令辰爛星雲於渭
梁卽歸妹幾望之會紀年月於魯史乃家人正位之
初坤載物德無疆過者化春風時雨天立配命旣固
措諸安磐石泰山凡衣裳之化斧鉞之勳莫不造端
乎此雖竹帛所載金石所記罔俾專美于前遂至簾
帷之再臨克致綴旒之回泰翊　文孫尺衣之長
慈誠殫於恤休逮小子尙冠之迎劬勞形於謨訓嗟
隆恩無竭力之報遽至慟違繞膝之歡耿瑞婺之餘

光常依寶座睠長樂之永遂宛承　玉音雖使大書
特書無能名蕩蕩其德居然一日二日曷以慰煢煢
予懷倏爾歲星之在壬悅如壽觴之稱甲惟當時俔
天之象儷旭交輝奄今夕濡露之思　翟儀閟彩穹
高壤厚風化不窮歲去月來　聲容浸邈竊稽琬琰
追隆之義盖本羹墻寓慕之忱顯其親雖至配天而
孝子無恔心之道順於情則爲合禮矧人君有時制
之宜詢卿士而彝情大同晝天日而物釆爰備旣右
烈考優朱紘象德之音其監　嗣王闡彤管含章之
譽精義入神則體羲繇聖功斂而虛雲過至德廣運

則配禹謨大道悠而慈天 謹奉冊寶追上 尊號
曰神運伏惟黙垂 靈眷誕膺洪禧聖澤與江漢同
流玉牒增耀邦基併岡陵永保寶錄彌長
宗廟夏享大祭 親祭文
有侐 清廟有儼昭穆 聖神靈承基我歷服陟降
配天流慶迓福小子匪懈春秋祇肅茲當夏禴載戒
衡楅永言存慤駿奔齊遬瑟倡朱絃瓚挹黃目洋洋
居歆萬壽爾卜
獻陵 親祭文
於赫 皇祖帝命勇智聖人之文經天緯地王者之

武化家爲國堯禪舜代孝友至德遜荒東方啓我萬世乃若守文少矣漢帝乃若樹立陋哉唐宗無競維烈惟周武同喬山龍蟠 聖后防祔 仁寢陟降密邇隧路媿稷文祀尊尊親親懍茲洪緒畀予眇身縞纖遽變時序悽愴有僾肅盥英顧在上

仁陵 親祭文

節彼玳岑 聖人攸宅曾祔禮成星霜三易大隱在心遂則無窮天下達喪節以加隆於穆 皇考英威桓撥天地範圍各遂其物洪造我家盛德深仁於戲 皇妣贊元蹈純風雷呼吸 宗社盤石國乃有君民

不知澤肆予小子祇佩典訓自違顧復懼或隳僨不怠不懈暨厥悲憂曷云自盡逝者川流有侐 靈館儼配神榻日祭載撤歲禋終合昔焉梟貌今旣素紕崇岡三周如求如疑赤子失乳啼呼天只恭蕆灌鬯父母孔邇

孝正殿大祥祭文

三年而憂隙駟靡追祖髾如昨霜露遒時勦至改闇縞紕變齋終天之慟曷酬 洪慈

山陵大祥祭文

金堆松栢悽霜三霑雲軿月遊廓然遙瞻禮變冠鞸

哀深鏡奩薌淖致虔穀燧莫淹

孝正殿祥後禫前朔祭文

祥撤室饋朔有殷奠燕養湯沐愀如復見

孝正殿祥後禫前望祭文

縞麻餘哀月又幾望思慕未忘愴此流光

孝正殿秋夕祭文

再期月半一年秋中時物登籩永慕　音容

仝溪大院君墓所酌獻禮祭文

維我伯父秉德含章濟艱以貞處約彌光哲配內助
懿範孔彰祥毓慶延源濬流長小子銜恤閱幾星霜

養薄祭豐風樹增傷西垌封窀卜未允臧爰究爰度
王方之陽備物修儀乃遷吉岡象設拱護有儼斧堂
服未舉下情屈禮防來瞻新兆慨慕皇皇履露怵惕
攀栢徊徨茹哀𤃮詞敬蕆瓣香

敎廣州留守趙斗淳書

王若曰係邦家之安危實惟關阨膺廟堂之遴揀尤
重居留古難其人今屬之子念我海左保障最稱漢
南城池宋西京之分司責兼國門鎖鑰周東都之留
後職居王畿保釐日月升平忍忘丙年之恥壁壘節
制誰分乙夜之憂惟卿受三朝知嗚一代盛讀書

過五千卷何難樽俎間折衝一言敵十萬兵莫曰軍旅事未學茲授卿以廣州留守卿其祇服寵命克殫悃誠遠猷常存於綢繆孰敢余侮先務要在於撫字莫如人和於戲知馬問羊奚但廣漢之能事携龜調鶴可想閱道之雅標故茲教示想宜知悉

祭文

仁陵遷奉時內閣進香文

於戲　皇考堯功舜德惟禹克儉惟湯不殖亦文王純不大聲色若周之成冲年御極由三代後漢文玄默在宋仁宗寬厚懇悃尼父庚戌　聖降東國濬百行源已在岐嶷宅宗惟恤玉涕掩抑隆養　殿宮志物丕飾　廟社親祼享儀不忒初元萬幾斷于淑慝義理日星疇敢鬼蜮廓闢洋邪本拔源塞我由正路詖淫遁熄根荄蘗芽蠢彼西賊赤子龍蛇脅赦魁殛苟利於民惟恐不力叅焚宣頭綸渙勸穡一遇饑荒

磬帑何啚延英講討接晝至昃遊心經史餘事翰墨
朝登彙芽士頌芃棫至仁所暨翹肖動植孰罹匪辜
哀矜審克修齊造端化自房闥日月光輪　聖子翼
翼四勿九經汝勞予職慶飾兒稱徽揚玉刻一堂
三聖基我萬億久道化成旰曰不識維庚逆理理實
難測　天顏匪昔曷慰痛蠹荐遘不吊孰謂必得忍
說屠維聖祖繼陟凜乎綴旒國步孔棘尚賴昔年明
德之則啓佑陰騭永我　社稷幹獵光嗣簾帷扶翊
滄桑奄過磐泰今卽粤瞻　先寢河滋攸域堪輿福
利非曰信惑遺憾云多竊議者或灤遷古禮有我家

式　宸敎慈衷羣工承敕　聖孝憧憧靡懈息食陟
巘觀泉由兌洎北乃卜珠邱于　獻之側佳氣欝葱
崇岡崱峛　玄和復出載舁載拭舉下禮遵方中治
極川原百里御路繩直都人望幸往事追憶　龍輴
卽遠露凄雲黑　幽宅永寧新寢有侐嗚呼此恨歷
世不泐伏念臣等夙忝班邇地親恩特再攀喬山未
效鍼息皇皇若初有淚沾臆敬蕆瓣香嗽此慟惻

祭內舅黃山金公文

嗚呼我公我舅我師導我成我至乎今玆自我丱角
公實誨之豕亥銀根辭賦文詩及我冠首公曰語爾

立大志者是之謂士暨我釋褐公又提耳道本一貫
忠孝同軌終始詢詢期望如是自顧菲才恐或墜此
嗚呼我公今也其萎悠悠者天寧忍爲斯不二其德
一兮其儀豈人如公而不頣期物莫兩大寔天之意
軒冕鍾鼎其或爲累富貴倘來死生適然古之論人
不以此先世豈無人而壽而考死而無稱何異於夭
知臣莫如 王曰貞亮公壽雖未未見其喪公本達
生又旣知天於存沒乎無或慽焉從玆後生典型難
再矧以至戚兼受知愛送公輀車隔日以三情之結
轖淚自盈襟巳焉長邈報鼎無錙慟靡遑他我哭我

私

碑銘

河敬齋先生邱臺碑銘 并序

牧民者有能立大功利于民則民竪石累土而表其功使仁人君子身雖沒而名不朽世逾遠而澤彌存若世遺愛之碑去思之臺是也然民之所以如是者豈特思其已往之人樂其旣成之業而已哉將欲使繼來而爲政者覩物起意而師前人爲民之心也故其所爲表功者雖片石腐壤之微民莫不重惜之以其人而不忘之義也安岳郡南十里有河邱故知郡事敬齋先生河相公演表功之所也昔郡南大野久

墊於阿斯萬壑之水蘆葦叢焉魚鼈產焉若今下坪猶冒魚蘆號者是已歲永樂六年公出知郡事惜其地之不食曰是水害去則沃壤也遂請道伯發九邑烟軍大築堤而防之凡南北兩堤堤之間卽水之道而水退之處則可以耕種焉土旣乂相厥土而敎播厥作農謳使民歌之埼原黍菽汙邪稻粳卽其辭也自是土膏興而民業增用穀關以西四境者岳之餘爲多則公之爲岳民立功利豈不博且大哉及公之歸也岳人惜公去而思公德相與謀所以爲公表功者遂就公所舍各簣土而阜之號曰河邱臺迄今四

百有餘年隆然若天作而歷世既久野言易失邑人轉訛爲河墳焉及甲辰春余忝　恩除是邑莅數月公之十五世孫邑生學魯者狀辨河墳之誣疑而問諸故老則莫有詳之者及見故巡察使李公輅詩力折懷襄導衆谿河堤會不讓蘇堤誠心到底蒸民粒拳土成來大阜齊句載邑誌者而後始信曰養民之事非一而理地爲大是以南陽之治必稱信臣河內之人永懷史起今岳民耕野而不知野之所由闢謳歌而不知歌之所由作至使董子之陵轉成蝦蟆之誤則安在其不忘之意乎然河邱之稱河墳其所忘

者邱也邱在公爲外物民之忘特公之小者爾有忘
公之大者於此焉昔公能盡心於岳民民築臺而思
公焉後公而治岳者苟能見公之邱而師公之心庶
乎岳之日就其盛也而今行其野田疇廢而溝洫塞
觀其都新室惡而故室美則是忘公爲民之心也心
且忘之如其邱復何有哉公以文學經濟佐我 世
宗莊憲大王躋登台揆贊襄庶政致堯舜太平之業
名光簡策配食 太廟公之巍勳偉績固不在於一
縣之理則若邱墳之誣於公尤無傷亦何足多辨也
然余所以區區於此而不已者今我岳民可謂勞止

治岳如公者實難其人則不能不誦公於旣往而誦出於思思出於愛愛人者猶及其屋烏而況斯邱象公之功德者也何忍其受誣而不辨乎哉禮曰有功德於民者百世而祀之公於岳民亦有百世之功德而不惟不載於祀典余又懼夫愈久而愈失其傳因伐石而記繼以銘曰

楊岳靈秀蘆野膏腴有臺屹然爲誰伊築昔茲之邑水澤于陸宅土泛泛自何能穀天眷西藩公來司牧曰是地利去潦則堉廼堤廼堰導流歸瀆不騫不崩衆力之勠南東其畝潤以霡霂水澍粳稻陸蒔黍菽

民曰樂哉終身哺腹蟹衣魚粒公錫之福於乎不忘
衆至匍匐表厥芟舍累簣之覆倏爾邱臺不疾而速
勿毁勿缺公所止宿萬壑滔滔公惠斯沐大邱峨峨
公德斯蓄我行其野遺躅在目百歲之下永言心祝

序

從高祖金陵先生致政序

金陵先生吾高祖弟也尊親與吾高祖無異也先生今年七十有四以相國致政幅巾便服逍遙林園望之飄然若神仙不以秉哲不肖而命之曰吾紹我皇考壽考榮顯退休於家幸而無忝汝其序秉哲惶愧不敢辭退竊伏惟子孫之爲其祖述德譬如傳神一髮不似已曰非親況贊頌德美有非容像之比者乎苟不難愼非尊親之義也歷日而後敢言曰昔歐陽文忠公年六十四而致仕今先生比歐公過十年矣

蓋先生平日慨然慕歐公之爲人若不可企及秉哲顓蒙不知先生之發爲文章比歐公孰與又不知先生之進思忠藎比歐公孰與而撰次雅馴在古無愧則先生其庶幾焉彌綸雍容與物無忤則先生實侔之及其釋位而去上自縉紳下至輿儓莫不惆悵而失望則歐公之所同也若乃遭逢　聖明贊襄庶政十有餘年而宣麻之日君臣繾綣不忍便訣則非歐公之所得也於是乎先生之文章德望進退大節雖以歐公之賢猶有所不能過者矣此豈子孫增益而溢美之辭哉況吾皇祖文清公先生暨先生父子兩

世俱爲世名臣而亦俱壽考亦俱退休以追古大夫遺風於戲盛哉遂日召賓友飲酒賦詩熙熙然不知歲之云暮斯可言也至於眷顧君民隱憂永歎則固非不肖所得而窺而況敢言乎哉

族譜重刊序

南氏本姓金中國汝南人其先不知也鼻祖東使始得姓爲南氏而史傳闕然無可攷後數世系牒又缺畧而失其傳至樞密院直副使三分籍英陽宜寧固城而宜寧最盛自是以降世系族派乃可知也舊譜刊於　英宗戊寅至于今九十有一年若子若孫益

繁昌其麗百千京鄉宗族懼其愈久而忘也相與收
牒補編合爲畧干卷祖先之名德閥閱子姓之內外
姻屬具載焉譜旣成屬序於不肖曰昔雷淵文清公
先生實序舊譜子其後也盍一言以述之不肖固不
敢以不文辭竊惟系譜之作所以尊祖德而垂宗法
也南氏自古多君子盖始於新羅歷高麗至　本朝
千有餘載以淸族名於世豈非以祖德宗法可法於
天下後世也歟系譜之續編推原本始聯合親疎其
尊祖收族庶乎無愧於古之君子然君子處世或仕
於朝或隱於野顯晦有不同而舊譜原序致勉於成

周功德之世與感於正學盛衰之誡其意遠矣俾後人能隨所遇而處其宜則君子之道豈外是哉要其所以爲凊族繇於尊祖收族不忘先訓而觀於是譜始焉闕疑中而紀畧終亦無溢辭又深得古史世表之遺意皆可書也於是乎書以爲南氏家法

康寧齋序

林園第宅夫人所爲樂也興廢不常幷其名而不傳者終古何限惟東都裴公之院德光崔氏之堂獨能巍然垂著於後世斯豈非孝友敦睦有足稱聞人之慕悅及其室居而然也歟三溪精舍游觀公逍遙之

所也公爲其仲氏宜石公築一小齋於其傍扁之曰康寧夫康寧五福之一其義則無患難兄弟同氣也人之有原隰䳭鴒之難莫不孔懷莫不相求而方其飲酒鼓瑟宴安之時乃或有所忽焉故周文公之詩其眷眷深戒亶在於旣安且寧公與宜石公自前襟後裾之日于于篤愛式至今寬裕以誨比順以敬可謂人無間言而公之名齋不獨善頌善禱之是取猶且致意於常棣之勉戒大人君子自警而警世之義豈不深且切哉於是二公幅巾杖屨優游是齋同盤而食連床而宿而康而寧以享洪範之福則後之人

景仰是齋將與擊皷會食之裴院德星幷聚之崔堂匹美也豈不休哉齋旣成公命秉哲序之不敢辭曰顏之推家訓曰兄弟之際譬猶居室一穴則塞之一隙則塗之則無頹毁之慮若雀鼠之不恤風雨之不防壁陷楹淪無可救矣僕婢之爲雀鼠妻妾之爲風雨甚哉今夫是齋也二公旣底法矣二公之後嗣子孫亦將塈茨而丹雘焉以至于來昆仍雲苟能塞穴塗隙恤雀鼠而防風雨如顏氏之訓則人將見是齋雖百代而如新斬焉

心菴趙相公斗淳六十一歲壽序

有虞三英之際所貴不同而所尚同鄒孟氏有達尊之說而天下之尊高年久矣壽於人至願存焉禀質有堅脆運命有脩促亦非人人所能襲取惟君子存心謹節以盡所受之天而壽自臻於壽可以論其人往往有矯而過者以吐納熊鳥直欲獵掇喬松雖幸以有獲只槁項黃馘之歸爾絳縣老人四百四十有五甲子徒見其支離可厭而極至於三洗髓一伐毛曼倩之滑稽恢詭何補於經世庇民之數哉君子之於壽也致之有道饗之有術達理知命守一處和內養旣全外至之無足以牿焉則斯可以致矣崇德而

彰業資學而立言續庸一世澤利後人則斯可以饗矣率是以往求諸人則盖幾希焉以余所見今判府事太史趙公近之公以忠藎門胄遭值熙明秉敦大博厚之運禀剛方清粹之氣羽儀王庭黼黻皇猷歷敭內外逡躋三旌以存諸已者加諸人修於家者用於國其聲光之所被功施之所洎博矣此非所謂饗之有術乎不佞自稚昧得拜於床下時公已貴且顯府中無急走疾呼方冠博帶靜默而坐左右圖書洎如也客去輒手一卷潛心於尋撦溫繹而盖三十年如一日公之所以自得於修養之工者可知已此非

所謂致之有道乎公覽揆之辰今再周矣四代之所尚天下之達尊公實有之不佞何贊焉特舉公致之之道饗之之術以爲公壽席之語

季舅荷屋金相公六十歲晬辰序

竊聞緣順可全生督中可盡年至人然後能此蹈榮而保吉都貴而躋耉者前哲所以難之故無搖汝形汝精得之眞訣願賜臣富臣壽發於常情古來六十者雖多誰是九五福兼備蘇侍郎之旬滿官秩猶皁白少尹之年登俸祿不厚龜鶴齊算鮮覯服褖衣而友琴貂蟬交輝罕聞列畫棨而舞彩伏惟閤下應星見

丁之會挺嶽降申之姿世篤忠貞處鐘鼎而服訓詩
禮躬行醇謹自布韋而貯器琳琅言若不出衣若不
勝確乎所守威有可畏儀有可像卽之也溫謂其盈
盛之門闌始欲斂跡是以低徊於蔭路晩乃策名荷
先王特達之知在當時克副其望十年秘閣玉珮繡
裳三掌戎權高牙大纛山濤之啓事銓衡稱平劉晏
之理財金穀以裕有文武兼全之才故心膂是托居
休戚與共之地而肺腑其親老成尚有典型人情賢
於夢卜吾相定矣天工代之信之若大蔡圓蓍傳其
德也保其體也屹然爲泰山喬嶽士曰時哉民曰樂

哉急病讓夷廟畫非一二事慮明憂治筵奏殆累萬言濯龍門前戒常存於知止司馬園裏樂自在於就閒入　禁闥小心同朝共諒辭樞密一節古人攸難晚境享頤養之祺靈籌叶耳順之數時則漢上公臥閤太歲景辰今也周大夫杖鄉明年周甲又值十二月四日爭頌八千秋大春錢公壁間畫傳青牛之西出坡老席上歌騰白鶴之南飛極宿增光迴臨挽鹿之里河魁垂彩特照趍鯉之庭于是也方域無憂家國同慶元日之縟儀將舉輿情呼千歲者三　東朝之玉度彌康寶齡屆六旬有九廼者韓公之喜雪方

下杜相之好月初回松陰滿園卽和嶠支廈之具荷衣在屋亦香山黍社之賢薦華筵而鉅美揚輿康爵而善頌發盖延壽無垠者必審其依仁之術守福靡虧者要度其處和之方此魏仲先中元之詩周子充淸風之誦所由作也矧忝蕭勵愛甥之列宜效杜甫賢舅之辭如欲萬一分形容非敢私也只就數十載聞見皆可言歟遂爲之說曰麟角毓靈貴人風範鳳毛呈瑞上世禎祥公之儀容也千頃之汪陂不淆學進識進量進一片之靈臺莫狀心和氣和聲和公之雅度也不逮親存坐重茵而抱季路之恨以養姊老

分珍饌而篤庾約之誠公之孝友也衣無采而味無兼鞭靴不近門如市而心如水圖書自娛公之清儉也飾黼黻於綸閣惟寶儀宜用放瓊琚於藝圃如歐陽得來公之文章也酸鹹辛苦無不調傅說之羹作欂櫨居楔各適用宋璟之柱擎公之事功又如此矣苟非內腴神明外敷英華曷致上圖 廟社下熙工隸是知不待勉强而衆善集若有報應而百祿昌誠願譜丹籙於仙曹鐫蒼珉於壽域素富貴行富貴石奮一門長太平老太平元爽百齒凋景星而度世即入兜率宮含神霧而鍊精宛遊勃鞮國然則年彌高

而德彌卲身益泰而道益光郭子儀之久居中書爲
廿四考文潞公之再起上相在九十齡猶復異膺常
珍避蒼乳而同飽方瞳華髮計絳甲而無彊然後日
散疏廣之金天賜孔光之杖退作山中宰相仰若地
上神仙詩酒琴碁享吾年者一樂泉石花竹名其亭
曰三休種壽泉湧於盆池却老霜降于庭樹恭奉九
霞之酌拜獻五湖之圖四代五公之譽振天邊之雅
奏百子千孫之祝合日下之名流來年又如今年中
壽以至上壽伏念秉哲厠黑頭宰愧白眉良自致公
卿過被盧翁之詡奬等視子姪偏承王公之提撕親

齡漸臻於稀年千萬是祝賤齒遽至於從政四十無聞截曼詞而竊歡聽億誦而嘉羡齒一德一爵一邦家之光陶斯詠斯舞斯賓主盡美又申之昌辭曰知微知彰知柔知剛萬夫望曰艾曰耆曰耋曰耄百年期

泊翁詩集序

李東樊晩用將印其大人泊翁詩集一時名公巨卿多序之東樊又以是托余焉噫余於是托實有所不敢辭者昔我先君晩年休官家居日與騷人墨客會以詩律爲娛時東樊數數來故其唱酬居多惠好最

深余因是自弱冠知東樊而亦多有文墨之遊其時
泊翁翁尚在世余時以所作質焉或奬詡之或非責
之直截誨諭至于今言猶在耳其後余又與仲山交
甚善每當花辰楓節同賞於山顚水涯之間逸唱迭
和軸成牛腰不幸仲山早逝使人有吳鴻折鍔之悲
仲山卽東樊之子之衡之字也去年會圍余主試於
頖宮及唱名尚重獲選焉尚重卽仲山之子曾余訪
東樊於城西舊居時額髮在傍啞啞方學語者是也
以是言之余於東樊以文字交契有四世之厚誼焉
是余所以不敢辭東樊之托者也至若泊翁之於詩

也始自體素至于雨念箕裘聲韻可謂世業也始自弱齡至于大耋造次必是可謂專門也是皆夫人所知而又若體制品調之何如格律聲響之何如則諸公之言已盡之矣宜不待余論而東樊之徵序於余者其意亦必在彼而不在是也東樊亦老矣其生平吟咏最富名篇傑作膾炙一世者甚多仲山不在其能無塗牖覆瓿之患歟惟尚重早能成就收拾篇什以謀不朽而又求弁卷之文於余余方滋筆以待焉

經山鄭相國元容回榜宴序

天以富貴壽祿與人欲天下皆受也然有與之不能

受者有小受者有大受者猶以釜斛概物焉人所未見必有所由者存耳詩人祝福必曰豈弟君子豈弟也者有善在心和樂形於外也盖上世人心和淑吉氣充溢上達於天故王公大人皆享長久爰及庶民敷錫厥福及夫後世此道未講能盡其可受之道而令聞長世者盖無幾焉惟壬戌經山大相國唱名周甲之年也　聖上特賜靈壽杖及几而寵之又以內厨之醞法部之樂遣九卿設宴于公第　大聖人敬大臣而優耆老之禮甚盛哉公以童顔鶴髮簪花於緋袍犀帶之上望之若神仙而三子七孫左右侍

側上卿在前循吏次之學士居後同堂之內青紫輝映古所稱有壽有祿有子孫如石氏汾陽者莫之與匹蓋天之與公果豐而公之能受亦可謂大矣於是論公之能致此大受者或曰公之氣像吉祥或曰公之文章從順是未嘗不爲之福之一道而特其小者耳不佞與公之令胤尚書同年釋褐又同僚於翰苑奎閣是以受知於公甚久每謁床下未嘗不言民言國言民國亦未嘗不憂形于色有娓娓而自不能已者是不惟勉戒後輩卽公之性也此豈非詩人所云豈弟君子有善在心者歟昔臧孫氏以一善言有後

於魯則天之與善雖在一言尚如是而況君子在位爲國奉公眷眷於仁民愛物者其爲天之可與有非一言之善所可比者乎公雖不爲徼福而然而公之所以能盡其可受之道者其在是乎至若坐廟堂而容儀凝默立　殿陛而言議侃直及至讌居藹然如春口無雌黃隱惡揚善管子所謂善氣迎人者近之以至聲色外物未嘗經心林亭水榭風流瀟灑荀卿所謂君子養源者近之此皆世人所共知者不復述焉

清虛遺稿序

歐陽公有言秦漢以來著書之士不可勝數而散亡磨滅百不一二存焉盖其意以爲不朽者有所在而不在書之多少今於月城孫清虛遺書有以驗之也始聞其清虛爲號只謂古逸人韜晦者流及考其蹟學術有淵源義聲服卉夷與壬辰諸君子相上下如一部語百里王之論可知爲黼黻良手而雪川上白雲流水即志之寓耳故發而爲文者忠直慷慨簡易明白足以激千古義士及至尋常嘯咏根於天得不爲外物所累有非圖史園囿文章皷吹者所及也兵禍灰燼磨滅不得其天意之有在歟今其後孫若以

未大顯爲慽采菱陽和泉人聽之不若延路陽局君子之顯晦固有時也其藏而竢之